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八

吳　沈欽韓撰

古今人表三

中上

肩

鄭云肩臣名

靡

紀年帝相二十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弑帝靡出奔鬲

女艾

紀年少康使女艾伐過殺澆注女艾諜澆初浞娶純狐氏有子早死其婦曰女岐

寡居澆强圉至其戶陽有所求女歧爲之縫裳共舍而宿女艾夜使人襲斷其首乃女歧澆旣多力又善走艾乃田獵放犬逐獸因嗾澆顚隕乃斬澆以歸於少康按女歧澆事俱見天問注此緫歸諸女艾則不知其所據或因左傳女艾諜澆而臆決之也

冥

紀年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於河祭法冥勤於官而水死鄭云契六世之孫也按紀年之作皆是依放內外傳禮記等書而出非經傳適與之合也逐條勘對使知僞迹顯然

垓

殷本紀作振紀年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於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大荒東經王亥託於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郭璞曰竹書殷王子亥賓

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上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緜臣也按郭注所引與今紀年注同當是注竹書者襲取之也　按如紀年則荒淫失德不當列第四表葢不詳其事耳

微

魯語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紀年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緜臣注同郭璞所稱

鞠

周本紀

扃

紀年在位十八年

壓

紀年帝卽位居西河四年作西音按呂覽音初篇殷整甲徙宅西河紀年河亶甲名整猶思故處實始作爲西音其事與此同一以爲殷一以爲夏未知誰誤

虞公遂

湯時爲二王後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湯受命而正應天變夏作殷號時正白統故親夏虞絀唐謂之帝堯以神農爲赤帝周書史記解樂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

逢公伯陵

海內經炎帝之孫伯陵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注同猶通言淫之也吳權人姓名緣婦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為侯周語

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韋昭曰伯陵太姜之祖有逢伯陵也逢公伯陵之後大姜之姪殷之諸侯封於齊地詳海內經及韋昭語並以逢伯陵在先昭二十年傳季萴因之注逢伯陵殷諸侯姜姓則以為逢伯陵在殷時表書從左氏之說置於此穆天子傳

天子筮獵苹澤其卦遇訟逢公占之豐其後也羅泌云伯陵為黃帝臣

費昌

紀年帝癸二十九年費伯昌出奔商秦本紀費昌去夏

歸商爲湯御以敗桀於鳴條

終古

淮南氾論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

外丙

紀年注名勝

仲壬

紀年注名庸

沃丁

紀年注名絢

史記與此同紀年小庚名辨

小甲

紀年注名高徐廣曰世表云太庚弟

雍己

紀年注名伷

孟猷

秦本紀作孟戲

中衍

紀年太戊三十一年命費侯中衍爲車正索隱云舊解以孟戲仲衍是一人今以孟仲分字當是二人名按史

本文惟說一人事則孟戲仲衍不當分爲二人中衍白

面鳥喙降佐殷帝太戊見趙世家說苑復恩篇

中丁

紀年注名莊

祖辛

紀年注名思

沃甲

紀年作開甲名踰

祖丁

紀年注名新

南庚

紀年注名更

劉姓　豕韋

此武丁所克者不知何取而列於此襄二十四年傳匄之祖在商爲豕韋氏以鄭語有彭姓之豕韋故加劉姓以別之

祖庚

紀年注名曜元年作高宗之訓與史記合

膠鬲

呂覽誠廉篇武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注地名而與之盟又貴因篇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

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
殷也膠鬲曰揭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
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武王
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吾疾行以救膠
鬲之死也韓非喻老篇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
不與費仲來求因與之周憑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
下辭便鄙惡按紀年帝辛四十年使膠鬲求玉於周又
趙岐注云膠鬲遭紂之亂隱遁爲商文王於鬻販魚鹽
之中得此人舉之以爲臣也與呂覽所說不同紀
年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則不得云文王舉之也
微中
呂覽當務篇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

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按檀弓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鄭云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宋微子世家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家語本姓篇微子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子後故號微仲

商容

韓詩外傳二商容嘗執羽籥馮于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于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燕策燕王以書謝樂間曰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呂覽離謂篇箕子商容以此窮又鶡冠

子備知篇商容拘孩商容與箕子同科不舉　又老子師伐紂之事外傳妄也大畧篇表商容之閭

亦曰商容淮南繆稱訓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文子上德篇老子學於常樅見古而守柔注古亦作舌仰觀屋樹退而目川觀影而知持後說苑敬慎篇同以淮南證之則常樅卽商容也世說注商容老子師　呂覽慎大曰表商容之閭士過者趨車過者下注商容老子師也高誘以爲一人非　樂記注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蓋鄭以記文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不爲人名故異於傳記然樂記文誤出使之二字耳

師涓

韓非十過篇衛靈公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撫之

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晉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爲靡靡之樂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淮南泰族訓師延爲平公鼓朝歌北鄙之音注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涓而寫之蓋師延爲紂作朝歌北鄙之音也按正文師延誤表以師延爲師涓非也論衡紀妖篇釋名拾遺記皆爲師延殷本紀作師涓此仍其誤樂書仍以衛靈公者爲師涓紂者爲師延作淫聲者又與梅伯死忠者並列殊乖大義

梅伯

呂覽行論篇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淮南俶眞訓殷

紂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 注鬼侯梅伯紂時諸侯梅伯說鬼侯之女美好令紂妻之女至紂以爲不好故葅梅伯之骸也一曰紂爲無道梅伯數諫故葅其骸

邢侯

邢當爲鄂 紀年帝辛元年命九侯周侯邢侯邢亦鄂之誤國策又爲翼 趙策魯仲連曰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韓非難言篇翼侯炙魯仲連傳徐廣注鄂一作邢

鬼侯

徐廣曰九侯一作鬼侯鄴縣有九侯城呂覽過理篇紂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 春秋繁露王道同按文疑環字誤紂豈少一環乎

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陸德明釋文鄭云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𧦅

輔錄云賈逵以爲文王時按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

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

巫注三巫地名南宮适即伯适南宮氏也表與諸儒失考耳

晉語文王即位詢於八虞韋昭引賈唐並之八士

成叔武

管蔡世家次第七封於成

霍叔處

次第八封於霍作雒解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穆天子傳霍侯舊告薨

天子臨於軍邱

檀伯達

見成十一年傳

蘇忿生

呂覽分職篇武王之佐五人注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蘇公忿生也然誘又以爲毛公則見道應訓注

滕叔繡　原公

皆見僖二十四年傳或子或侯未詳其所出

郜子

路史郜分南北南後入晉北後入宋然其國名紀云今登封有廢郜城是爲南郜與晉郜異云登封之郜城爲

古部國是也則何得云入晉其說自相矛盾

雍子

路史國名紀雝伯爵

酆侯

紀年成王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黜豐侯御覽七百

六十二崔因酒箴曰豐侯沈酒荷罌負缶自戮於世圖

形戒後

郇侯

紀年昭王十六年錫郇伯命則郇是伯爵詩傳云郇伯郇

侯也箋云文王之子爲州伯

唐叔虞

紀年成王八年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十年王命唐叔虞爲侯世家成王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史佚請擇日立叔虞說苑君道篇作周公

應侯　邢侯

王會解內臺西面者正北方應侯曹叔

右史戎夫

周書史記解王在成周召三公左史戎夫孔晁云王穆王也戎夫左史名紀年穆王二十四年命左史戎夫作記　表作右史又列於成王時皆誤

祝雍

大戴公冠篇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
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
王會解有祝淮氏疑卽雍之異也

邘叔

錢大昕云邘侯已見上文此未詳翟氏灝以左傳陶叔
當之未有考據

商子

說苑建本篇伯禽與康叔封朝於成王見周公三見而
三笞康叔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商子
告以南山之陽有木曰橋南山之陰有木曰梓橋者父

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人也亦見尚書大傳疑商子即商容

穆王滿

天問穆王巧梅夫何爲周流按梅乃挴之誤也紀年穆王元年築祇宮於鄭注穆王以下都於南鄭按穆天子傳天子入於南鄭是也

呂侯

鄭云書說周穆王以呂侯爲相紀年五十一年作呂刑

命甫侯

君牙

今有偶書

伯槩

今有偶書

祭公謀父

周書周公云殁王制將衰穆王因祭祖不豫詢當爲謀守位作祭公注祭公周公之後穆王在祖例繆天子傳天子西遊乃宿於祭王辰祭公飲天子酒乃歌㳄天之詩天子命歌南山

有鑾

密母

密康公之母見周語列女傳云姓隗氏

共伯和

呂覽開春論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爲稽又愼人篇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故許由虞乎潁陽共伯得乎共首高誘曰共伯弃其國隱於共首山而得其志紀年厲王十三年共伯干王位二十六年周宣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地輿志河南郡共之故國者也高誘以爲弃其國誤矣

嘉父

當爲家父

譚大夫　寺人孟子

並見詩序

伯陽父

周語幽王三年西周山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葛洪神仙傳老子周文王時爲守藏史則伯陽父應即老子邊韶老子碑當幽王時三川實震以夏殷之年陰陽之事譬喻時王表譔以爲兩也册府元龜三百十三唐憲宗謂宰臣曰昨者地震草樹皆動搖何祥也李絳對曰在昔玄元皇帝以大聖明睿通於天下之理因周三川之震云云則唐時固以伯陽父爲老子也

史伯

見鄭語

師服

見桓二年傳

虢文公

紀年宣王十五年王錫虢文公命

臧哀伯

桓二年傳

隨季良

桓六年傳是季粱列子仲尼篇季粱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非此人也

魯申繻

管子大匡篇作申俞

楚保申

說苑正諫篇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箘簬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之姬淫朞年不聽朝保申諫曰王之罪當笞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殺如黃之狗折箘簬之矰逐舟之姬呂覽直諫篇作葆申高誘曰葆太葆官也申名也淮南說山訓作鮑申又鶡冠子備知篇楚用申麃陸佃注以爲申包胥非也卽保申之倒耳

齊寺人費

左傳管子大匡皆作徒人此誤也又不載孟陽疑有禠

脫齊世家作茀

王青二友

疑秦青之誤列子湯問篇薛譚學謳於秦青顧謂其友云云

高傒

高敬仲

王子成父

管子小匡使王子城父爲將韓非外儲說下三軍旣成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爲大司馬

實須無

大匡篇賓須無堅强以良可以爲西土小匡篇決獄折中臣不如賓須無請立爲大司理

麥邱人

三祝齊桓公曰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新序四韓詩外傳十並有其事晏子諫篇又爲齊景公

輪邊

莊子夭道篇輪扁行年七十而老斲輪韓詩外傳五以爲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與莊子齊桓公異

平陵老

說苑貴德篇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

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按此適明桓公之美德而此叟了無足稱韓非外儲右下一曰桓公微服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呂覽下賢篇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韓非難一新序五同諸子雜記各宣所聞僅可意會而已

愚公

說苑正理篇齊桓公出獵逐鹿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愚公之谷桓公曰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旁隣聞

之以臣爲愚故名此此谷桓公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　按是類旣無名氏雜出傳記表旣畧東郭牙孫立等而復出此種則桓公時九九術之鄙人帶桃殳之丈夫語虢亡之野人又奚爲弃之詳其體例觸處疻痏

陳公子完

田敬仲

虢史嚚

莊三十年傳

周內史過

內外傳竝見

楚屈完

史記云楚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按鄭以臯爲將軍雖見晉語然三傳旣無其文乃遷妄以意竄駁文綱目生

惛

卜偃

晉語注曰晉掌卜大夫郭偃韓非南面篇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戒民之備也商子更法篇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按趙策四客見趙王曰燕郭之法有所爲桑雍者王知之乎曾子因

本作郭偃之涅涅是法之誤如上所稱則郭偃爲晉文公造法也當桀篇晉文公桀於咎犯郄偃御覽六百二十作郭偃

辛廖

閔二年傳

粱餘子養　罕夷

並閔二年傳

申生

新序七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蛇繞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八見太子太子曰我得國君之嬖也拜君之嬖

不可謂禮見機祥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劍而死按獻公太子申生耳其異說不知所從來論衡異虛篇作衛獻公太子然衛獻公亦無聞太子自殺之事

狐突

說苑立節篇太子申生將死使人謂狐突云云（與檀弓同）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與左傳爲懷公殺異）

秦繆公

呂覽不苟論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枝請見之公曰請見客子之事與對曰非也相國使子乎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爲諸侯笑今子爲非子之事退將論而罪又悔過篇繆公非欲敗於殽也智不至也智不至則不信言之不信師之不反也從此生故不至之爲害大矣

秦繆夫人

論衡秦繆公好淫樂華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音按張敏曰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孟康曰葉陽秦昭王后曰葉陽則爲孝文王后充所引謬

公孫枝

說苑臣術篇秦穆公見百里奚與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呂覽慎人篇百里奚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與說苑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自得之者異韓非說林上公孫枝自刖而尊百里近誣妄

繇余

新書六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羣臣附官無蔚藏腌陳時發則戴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上少投之則

下以驅償矣

蹇叔

韓非難二蹇叔處于而于亡處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于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釋史引于爲虞按秦本紀百里傒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臣事虞君蹇叔止臣則蹇叔未嘗仕虞也非誤矣

燭之武

燕策趙恢曰伍子胥宮之奇不用燭之武張孟談受大賞

內史叔興

呂覽當賞篇周內史興聞晉文公賞有功之臣而陶叔

狐不與曰晉公其霸乎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

卜徒父

僖十五年傳

禽息

韓詩外傳後漢書朱暉傳注中引與文選注所引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出當車以頭擊闑腦精乃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新論薦賢作黔息

王廖

呂覽不苟論秦繆公見戎由余說而欲留之由余不肯

繆以告蹇叔蹇叔曰君以告內史廖蹇叔非不能爲內史廖之所爲也其義不行也按仁義之君苟見鄰國有賢臣則已自修省亦擇國之良而用之各期於治可矣人主不比之務見聘使往來一人稍可必欲詭計離阻解散之使歸於已豈有道哉呂覽之論蹇叔當矣 韓詩外傳九作內史王廖韓非十過說苑反質篇皆作內史廖此脫內史二字

晉文公

墨翟公孟論篇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劒以治其國其國治淮南主術訓同疑是衛文公之訛 淮南繆稱訓齊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舉新序雜事二有逐獸聽漁者言逐麋問農夫老古其語大畧同又雜事四晉文公田

於號進一老夫而問焉號之爲號久矣子處此故矣號亡其有說乎對曰號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號之所以亡 按此與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郭氏之墟問於野人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一事並載亦傳聞之異然二說皆遠於齊齊桓出遊無能越千里而遠涉河外則晉文公之事較核獻公滅號文公已長其事未久不應不審號亡之由而反詢芻蕘以是推之皆不近情理宋胡安國謂然以爲異聞亟取以補春秋莊二十四年郭公之傳斯妄矣又鹽鐵論貧富篇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其多財以其富於仁充於德也事無攷

夫人姜氏

事詳晉語劉向錄爲賢明傳然歸國後更納秦嬴而姜氏在齊尒正小君之位何得如表所稱

魏犨

世本畢萬生芒季芒季生武仲州魏世家以爲畢萬郎

生武子犨世本差一世

顚頡

商子賞刑篇晉文公將欲明刑以親百姓於是合諸侯

大夫於侍千宮顚頡後至請其罪君曰用事焉吏遂斷

顚頡之脊以殉

胥臣

晉語亦爲臼季韓非難一呂覽義賞篇並爲雍季說苑權謀

篇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

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

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漁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荊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按晉世家晉侯歸國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戰先軫之謀文公曰先軫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其情事與左傳合而語書皆以咎犯雍季對舉非也韓非難三又兼仲尼之言事既虛懸聖人何有論此哉

說苑建本篇文公見咎季其廟傅於西牆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牆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軫曰君之明羣臣之福也新序六作魏文侯見箕季按文侯時箕季之名無所證則彼文之訛

賈佗

晉語賈佗公族也而韋昭解爲狐偃之子賈季無論公族與姬姓親疏縣絕獨不觀本文云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苟以爲偃子可云長事耶此繆盭之甚者恐傳本脫訛昭不應如此文六年傳杜預云賈佗以公族從文公而不在五人之數也

董因

晉語董因迎文公於河韋昭曰周太史辛之後

豎頭須

韓詩外傳十新序五並作里鳧須文公赦之使爲右翕然晉國皆安語曰桓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秦策姚賈曰文

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卽此事

齊國嚴子

國歸父

周內史叔服

文十四年傳

孟明視

呂覽悔過篇蹇叔有子曰申與視與師偕行高誘曰申白乙丙視孟明視也皆蹇叔子按孟明爲元帥豈得僅云與師偕行左傳謂與師秦本紀云百里傒子孟明視

西乞術

本紀以爲蹇叔子按三帥又脫白乙丙何

士會

呂覽尊師篇晉文公師咎犯隨會說苑尊賢篇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會夫爲人臣而忽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隨會曰君獨不聞爲人君而忽其臣者耶文侯曰何如對曰爲人君而忽其臣者智士不謀辨士不爲言仁士不爲行勇士不爲死文侯下車辭曰寡人有腰髀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新序二又作趙簡子與虎會問答皆涉虛妄其尺度是雜說常調

繞朝

韓非說難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
此不可不察
石癸
立鄭穆公者疑即石甲父
蕩意諸
壽之子公子蕩之孫以王父字爲氏
公冉務人
叔仲惠伯宰
卜楚丘
文十八年傳

晉趙盾

春秋繁露一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

鉏麛

說苑立節篇作鉏之彌吕覽過理篇作鉏麛

宋伯夏叔子

防叔之子傳寫者誤連叔子爲大字與方叔嘉子同又

防叔已目宋奔魯仍例宋國非也

鬭伯比

桓公六年傳已應列於前不當在此馬驌曰重出

楚嚴王

說苑君道篇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呂覽重言篇荊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讔成公賈入諫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讔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對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其三年不動將以

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
也是鳥雖無飛飛將沖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
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悅

楚世家吳越春秋作五舉又滑稽傳作淳于髡說齊威
王新序雜事二作士慶韓非喻老篇作莊王右司馬御
座一事異傳者五又說苑正諫篇楚莊王立為君三
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
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則非忠臣也乃入
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裯衽右朝
服曰吾鼓鐘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
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荊國亡無
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之手右抽陰刀
刎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為相又云楚莊王築層臺延
石千重延臺百里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諸御已違
楚百里而耕入見莊王莊王請之曰諫御之已來汝將諫
耶諸御已曰云云遂趨而出莊王遽追之其事並相類
按雜傳記言莊王之美逾其分言其初政之不善亦過

於形容多由辨士飾辭為之墨翟耕柱篇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淮南子訓楚莊王好雉冠楚國倣之

王孫滿

僖三十三年傳

箴尹克黃

令尹子文之孫

魏顆

晉語使令狐文子佐新軍注魏顆之子魏頡按此蓋魏顆以克秦功封於令狐也潛夫論志氏姓魏顆又氏令狐

五參

按五參陳應俱爲佞臣置此謬漢隸伍皆爲五孫叔敖碑伍舉亦作五舉

陳應

潛夫論愼微篇楚莊出陳應爵命賞蘇

甲公申培

呂覽至忠篇荊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申公子培之弟請賞於吏曰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如故記果有乃厚賞之說苑立節篇作甲公子培隨兕爲科雉表誤複一申字

樂伯

宣十二年傳

優孟

史記以入滑稽傳殆委巷之談何足入此表按列子說符篇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閒有寢邱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可長有者惟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呂覽異寶篇淮南人閒訓皆同韓非喻老篇楚莊王既勝狩於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閒之地沙石之

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惟孫叔敖獨在者以其邦瘠也以爲孫叔敖及身封者尤切理也愚謂春秋世祿孫叔大功何至闔棺未久粲粲門子至貧困負薪金蘭之友莫爲撫泣而煩優孟爲之忼慨商歌哉此由來世見輿隸之論翳傷仁恩之忽焉發憤而託於叔敖之事也滑稽傳乃云優孟效孫叔敖衣冠莊王大驚以爲孫復生此尤誕而無理東漢延熹三年孫叔敖碑復別飾歌辭知漢時虞初黃衣原有此一種副墨以供優笑洪适作隸釋號爲通雅多所是正獨嘖嘖於一伶人蓋俗說之中人心者久矣

鄭公弃疾

宣四年傳作去疾公子良之名

子反

楚司馬子反表脫司馬字

逢丑父

公羊傳說苑敬慎篇皆言斮逢丑父與左傳異

負媢人

當云國佐

范文子

韓非外儲左范文子好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

不爲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此與晉語辭異而事同

說苑建德篇中行獻子將伐鄭當爲欒武子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讐我憂必滋長卻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臧宣叔

宣十八年傳文仲子臧孫許

程嬰　公孫杵臼

舊程嬰下錯入羊舌新序七云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

張守節正義今河東趙氏祠

先人猶別舒一座祭二士

羊舌

列女傳羊叔姬者羊舌子之妻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三室之邑人相共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叔姬曰不若理之以明不與於是乃盛以甕埋墟陰後二年攘羊之發都吏至羊舌子曰吾愛之不敢受也發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閔二年傳正義云羊舌大夫生羊舌職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羊舌其所食邑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受而埋之後盜羊事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示之惟識其

舌舌存得危號曰羊舌者是也此俗說無理 表列之者或即其人然列女傳郎以爲叔同父顯與內外傳謬又云都吏郎督郵是漢制其傳説在漢時可知春秋原無其人劉向謬取之也

劉康公

成元年傳王季子

單襄公

周語注單朝也

苗賁皇

說苑善說篇作釁蚠黄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

叔嬰齊

當云子叔嬰齊卽子叔聲伯

孟獻子

韓非外儲左下孟獻伯相魯當下生藿藜門外長荊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晉無衣帛之妾晉字疑錯出按下說苗子又專說晉國之制此是本書錯誤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其下說云孟獻伯疑爲晉之中行偃新序六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鐘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我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

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按顏同與顏淵同名

晉悼公周

馬驌曰和戎睦夏得安內攘外之權通吳制楚得近攻遠交之法會鄭釋陳賢於齊桓之盟貫蕭魚服鄭易於晉文之勝楚天假之年功烈當倍惜年未三十而薨諡之曰悼不亦誠可悼哉

鄭唐

當是鄭成公之右唐苟脫苟字

楚上尹襄

並見內外傳

祁奚

呂覽去私篇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高誘曰黃羊祁奚之子又開春論作祁奚誘曰祁奚高梁伯之子祁黃羊也按呂氏舉解狐事與襄王三年傳乖異

羊舌職

晉語注羊舌大夫之子將軍文子篇晉平公問於祁徯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行何如祁徯對辭曰

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女其闇知之祁傒對

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宿也其爲侯大夫也

孔廣森云侯字誤晉官有候正候奄悉善而謙其端也其爲公車尉也信

而好直其功也按公車尉卽中軍尉舊解云公行者非至於其爲和容也

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每位改變未知所止

是以不知按笑云未知所止則此羊舌大夫見存應爲羊舌職以是知之也

魏絳

晉語注魏犨之子莊子也

張老

晉語注晉大夫張孟也

籍偃

晉語注晉大夫籍季之籍游也杜預云籍談父也

女齊

內傳爲女叔齊亦爲女叔侯晉語爲司馬侯官司馬名齊也

宋子罕

樂喜也呂覽台論篇士尹池新序刺奢篇同御覽四百十九引作工尹佗爲是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犨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子罕曰南家工爲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鞔以食三世矣

今徒之宋國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庳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孔子聞之曰夫修之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司城子罕之謂歟周策謂周文君曰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按此謂襄十七年傳親執朴以行築者又韓非外儲右下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

殺宋君而奪政淮南道應訓韓詩外傳七說苑君道篇皆有子罕劫昭公事此別一子罕官氏偶同耳攷樂喜卒於元公之初華氏之亂樂祁爲司城已是其孫召類篇言子罕相平公元公景公三君者旣誤矣而高誘注子罕殺宋昭公不但相三君以終身直誤以春秋後之子罕爲一人賢奸合并深可笑也昭公名得嗣景公者出亡年而復國見新書外傳諸書言殺者亦非

向戌

杜預云桓公曾孫蓋公向之孫以王父字爲氏襄十七年傳曰合左師

晉邢蒯

州綽邢蒯同爲勇士自晉奔齊畢舉一人又其外也

齊殖綽

亦漏郭最

鄭游眅

狂豎子耳表所取何類

齊杞梁　殖妻

列女傳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十日而城爲之崩論衡感虛云或時城適自崩按杞梁以戰國死縱使無五屬之親在雜記云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

尹主之彼婦人無歸官司尙爲之主豈有國之勇爵至
暴尸城下哉殆鄙俗之恩聞耳

華州

說苑立節篇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下鬬
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
曰君爲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
難止我以利是汚我行也遂進鬬壞軍陷陣至莒城下
莒人以炭置地二人不能入隰侯重爲右仗楯伏炭二
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
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吾同也而先吾

死是以哀之遂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呂覽當務云勇若此不若無勇

祝佗父

襄二十五年傳

申蒯

說苑立節篇崔杼弑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謂其僕曰驅之將入死吾旣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其事相類卽傳之申蒯也韓詩外傳八作荊蒯芮疑傳本與荊蒯爲一人表不曉而複出御覽三百六十九引新序亦作申蒯漁於海而後至將入死之斷其左臂以與門者崔杼陳八列申蒯闘殺七列而死四

百十七又
引作說苑

陳不占

新序義勇篇崔杼殺莊公陳不占聞難將赴之餐則失七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戰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遂往聞戰鬭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士鞅

范鞅之下劣不宜在此此重出

衛右宰穀臣

侍無臣字呂覽作穀臣文選廣絕交論注引孔叢作穀

臣

厚成子

襄十四年傳有厚成叔名瘠呂覽觀表篇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衞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之由是觀之衞其有亂乎倍衞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 注郈成子魯郈敬子國之子郈靑孫也按魯語注作敬伯同國與同相似而誤

衞公子荆

季札所說者名號歸一圖以爲昭二十年之公南楚疑非也

士文伯

字伯瑕昭六年士匄相郎士文伯

子太叔

韓非內儲曰愛多者法不立說立子產之教游吉也

衞北宮文子

北宮佗也襄三十一年傳

魯叔孫豹

韓非內儲觀聽不參則誠不同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

襄二十九年傳正義曰昔有富逵貴名人郅國公蘇威嘗

問曰知人是善然後好之何以言其不能擇人貴曰好

善仁擇人鑒雖有仁心鑒不周物故好而不能擇也愚

謂叔孫之好善汎愛也善不在己故不能擇人所以有

豎牛之禍

狐邱子林

列子說符列子學於壺邱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

身矣繆稱訓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張湛天瑞注伯昏瞀人列子

之友同學於壺邱子林

趙文子

韓非外儲說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也新序曰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使死者起也吾將誰歸叔向對曰其趙武乎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云云與韓非同與檀弓所舉晉庫之士七十餘家異

列子說符趙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君欲無盜莫若有賢而任之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按宣十六年傳士會將中軍計爾時文子尚未生此誤合也

孟釐子

仲孫貜且

孟懿子

不當在第四

南宮敬叔

按此表亦以南宮敬叔爲二人皇侃義疏仍作一人

老子

莊子天道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按此造緯以配經之所託又逸篇孔子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

冊府元龜五十四天寶元年二月詔史記古今人表玄元皇帝升入上聖又天寶八載閏六月詔文宣王與聖祖

同時並爲敎首雖考言比德理在難名而問禮敍經亦彰親授思廣在三之義用崇得一之尊宜於太微宮聖祖前更立文宣王儀象與眞人莊列文庚桑子列傳左右按張晏詒老子謂表不當列在第四邊韶老子碑云班固以老子絕聖弃知禮爲亂首與仲尼道違述古今人表檢以云度抑而下之與子西同科韶之云然殆得其旨矣然十隨務光之流並列三科墨者之徒儼然顯顧獨羅老子豈通論乎趙希弁讀書志又載徽宗詔漢書古今人表陞老子於上聖與唐明之愚同一慷也呂覽當染篇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彼兩人者無考

南榮嚋

莊子庚桑楚作南榮趎音義趎向音嚋淮南作南榮嚋亦作疇趎嚋聲轉故互用新書勸學作南榮跦淮南修務訓南榮嚋恥聖道之獨亡

於己身淬霜露敕蹻趹跋涉山川冒蒙荆棘百舍重趼不敢休息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泠鈍閒條達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

公伯寮

家語有申繚子周當是七十子之例史遷誤入公伯寮非也

公肩子

史記公堅定字子中家語公肩脫其名也春秋繁露六仲尼作春秋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資也則公肩子亦傳春秋者

子石

史記家語皆爲公孫龍字子石表第列其字豈以後有平原君客公孫龍易亂而不著其名歟春秋繁露六春秋之道會子子石盛美齊侯說苑反質篇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師以學於子又雜言篇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歎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

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武王伐紂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之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鹽鐵論鍼石篇賢良曰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此子石所以歎息也按子石之論亦非深於道者然漢人稱述之知七十子之流風緒論所被者遠益恨史遷之漏剟草率其遺落為可惜也

縣成子

史記作縣成字子祺家語作縣成字子橫索隱云家語作子謀知今

縣爲橫又俗本之訛按隰成爲縣成之誤縣盆聲轉依晏子春秋盆成适爲孔子門人當作盆成子說苑建本篇虞君問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此與孟子盆成括姓名偶同耳

琴牢

莊子大宗師子琴張又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司馬彪云卽琴牢

楚子西

論語集解馬曰子西鄭大夫或曰楚令尹子西則彼哉之語始師傳講不敢便以爲楚子西韓非說苑孔子謂

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鈞名也又曰子西不免其語不足憑而世家說苑雜言篇並載子西沮昭王書社封孔子事夫孔子於齊辭廩丘之養（呂覽高義篇）宰我至楚辭安車之招（孔叢子）書社七百於孔子何有哉而竊道學之名者乃引此事以解彼哉所由發此孔子高所云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爲也要諸身爲柱石遠子高之苦口授亂人以太阿死莫辭其責聖人語此夫固有以知之矣（淮南人閒訓白公勝爲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以子西爲子椒）

公子閭

閭嘗爲閵（絶人或以二字爲一字故同亦爲[illegible]）一哀六年傳公子啟也釁

翟魯問篇孟山譽王子閭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閭斧鉞鉤要直兵當心謂之曰爲王則生不爲王則死王子閭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爲也又況於楚乎遂而不爲王子閭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何故不受王誅白公然而反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如力不能討則徒陷不義矣蕭棟襄王煜之事可鑒也淮南繆稱訓王子閭張掖而受刃撥新序義勇篇白公拔劍而屬屈廬又云欲立王子閭以爲王兩事並列其實一人

五子胥

韓非說林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燕策爲張丑逃燕語云境吏曰燕王必當殺子越絕太宰嚭之交逢同謂太宰嚭曰子難人申胥請爲卜焉因往見申胥胥方與被離坐申胥謂逢同曰子事太宰嚭又不圖邦權而惑吾君王君王之不信也而聽衆彘之言君王忘邦嚭之罪也亡日不久也逢同出造太宰嚭曰今日爲子卜於申胥又云吳王將殺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爲吳王來也洩言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人入吳也按馮同又爲馮同卽上一事而文類語複不可爲善作也按韓說疑逢同與登此霸王之佐又以逢同爲佳人

江上丈人

呂覽異寶篇伍員亡荊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若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伍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荊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丈人不肯受伍員過於吳使人求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

此子胥事之最始者與君高越紐趙君長春秋皆胚胎於此其歌辭互有異則各出其人之造作耳

史魚

說苑尊賢篇史鰌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按此與尸諫事雖同託諸孔子然其事未可信又雜言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爲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此非聖人語史鰌終仕於衛荀子非十二子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眾明大分是陳仲史鰌也按曾史並稱以其高行無儔也荀卿乃與陳仲同譏非矣若其時復有一史鰌所不敢知御覽六百三十二琴操曰史魚謂其子曰我薦伯玉於公公以我言爲不信將自殺以明之我死後勿斂用伯玉乃斂語畢進藥自殺此尤爲虛誕也

公叔文子

公叔發也檀公注作拔說苑反質篇衛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曰吾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爲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繡哉以爲非禮也文子乃止按王孫夏即王孫賈叔孫文子當亦是公叔文子

中叔圉

孔文子

祝佗

其字子魚佗當爲鮀

王孫賈

說苑權謀篇趙簡子使成何涉佗與衛靈盟於鄟澤靈公未喋盟成何涉佗挼靈公之手而撙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其謀與左傳同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賈誼爲商

公父文伯母

敬姜也列女傳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降階而卻行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袜絕袜偽作襪左右顧無可使結之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呂覽不苟論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莫肯之爲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爲係韓非外儲左下

文王伐崇至鳳凰虛襪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爲也王者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無可使也一曰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御覽八十四引帝王世紀周武王

衛公子逞

郢公子郢字子南按郢之不欲有衛國懼鄭突衛朔之事也而不料父子爭國之禍彌甚也

觀射父

使其撫而有何至二十餘年置棋不定哉

見楚語

鳴犢　竇犨

晉語有竇犨對趙簡子語韋昭曰晉大夫也孔子世家作竇鳴犢舜華家語困誓篇作竇犨鳴犢舜華孔叢記

問作鳴犢竇犨說苑權謀篇作澤鳴犢犨澤本作鐸又索隱國語云鳴犢竇犨則竇犨字鳴犢據說苑澤鳴犢犨爲二人習語只有竇犨無鳴犢索隱誤也然鳴鐸疑爲尹鐸之訛事之虛實未可遽信而說苑所載與孔子二人言殺此而天下可圖尤爲誕妄使其若此則先中行氏而亡矣千載以上人爲俗說所冤抑者殆未可更僕也

三國注志引新序曰趙有犢犨晉有鐸鳴魯有孔某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召犢犨鐸鳴而問政焉已而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語船人曰孔子卽上船中流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某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嘗試論其誕妄不近人情者有三晉趙未分忽云二國妄一簡子既於范中行而不能遠除欲專晉國而三家遂列便欲志在天下其妄

二孔子之名無智愚皆知其聖未至而逆欲殺之其妄三以其傳聞之不一則知前二人之皆虛然其流毒在史遷雜說碌碌人固未肯深信耳

越句踐

淮南人間訓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韓非飾邪越王句踐持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

大夫種

越絕句踐問大夫種曰吾欲伐吳能有功乎大夫種對曰伐吳有九術吳越春秋越王召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九術之策今用三已破

强吳其六尚在子所願幸以餘術爲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後陽文種屬盧之劍種得劍又歎曰南陽子

幸而爲越王之禽自笑曰後百世之末忠臣必以吾爲
喻矣史記正義引吳越春秋文種字子禽荆平王時爲
宛令
后庸
左傳唐石經作舌庸宋庠國語補音亦作舌吳越春秋
作曳庸或作洩曳洩舌聲相近此后庸誤也吳越春秋
越王入臣於吳羣臣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軍陳固
陵越王曰吾將逝矣願聞諸君之風大夫曳庸曰奉令
受使結和諸侯出不忘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
諸稽郢
大夫諸稽郢曰望敵設陣飛矢揚兵履腹涉屍血流滂

訖貪進不退二師相當破敵攻衆威凌百邦臣之事也

苦成

大夫苦成曰發君之令明君之德窮與俱死進與俱庸統煩理亂使民知分臣之事也又越絕計倪內經云大夫佚同苦成吳越春秋作扶同嘗與越王議於會稽石室

皐如

大夫皐如曰修德行惠撫慰百姓身臨憂勞動輒躬親弔死存疾蓄陳儲新國富民實臣之事也新書耳痺篇渠如處車裂回泉盧文弨曰當即皐如

計然

大夫計硯曰候天祭地紀歷陰陽觀變參災分別妖祥臣之事也越王曰孤雖人於北國爲吳窮虜有諸大夫懷德抱術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何憂焉越語貨殖傳並云富越之策出自范蠡徐廣云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索隱曰倪之與研是一人聲相近而亂耳按越絕云計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後恐非范蠡之師

儀封人

鄭云儀蓋衛下邑

楚狂接輿

按以上人包咸論語注所爲作者七人表脫石門一人

韓詩外傳二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

使使者齎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軼何其深也乃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按列女傳老萊子妻楚於陵妻事大畧相同一事而傳之者異耳列仙傳陸通者接輿也韓詩外傳九楚莊王使使聘北郭先生又異同皆妄說耳

師襄子

淮南主術訓孔子學鼓於師襄而諭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韓詩外傳五作師襄子　列子湯問篇鄭師文棄家從師襄遊柱指鉤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曰

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曰得之矣請嘗試之師襄乃撫以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按此特假師襄以爲名非實事列子著書在前亦不當鄒衍之世又枚乘七發使師堂操暢注引韓詩外傳曰孔子學鼓琴於師堂子京與今本異

師己

昭二十五年傳

賓牟賈

樂記疏賓牟賈第九篇

公肩瑕

見檀弓下

衛覾夷

呂覽長利篇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爲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歎曰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半夜而死

史留

說苑臣術篇公叔文子問於史叟

豫讓

趙策畢陽之孫畢陽道伯宗子州犂於荆說苑復恩篇趙襄子自置

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豫讓自知遂自殺也按此與策異

淮南道應訓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乎蹇重舉白而進之曰請浮君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

青荓子

呂覽序意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荓為參乘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青荓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我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為人臣之道乃退而自殺

趙襄子

說苑建本篇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安于曰無恤不才今以為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為社稷忍辱按安于之死在定十四年哀十七年趙簡子圍衛相距甚遠疑安于死時未嘗置後又史記云簡子知毋恤果賢則其臣下盡悉其賢矣無庸安于尚以為不才也呂覽知度篇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己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相國曰韓非作相室為是意者君耳而未之目耶為中大夫如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韓非外儲左上任登作王登瞻胥己作中章胥己是二人

知過

韓非十過篇韓魏二君以約遣張孟談因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因入見知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智伯不可智過見其言不聽出因更其族爲輔氏趙策同按晉語知宣子將以瑤爲後知果曰不如宵也若果立瑤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及知氏之亡惟輔果在按諸書與晉語不同然其理甚易明智果別族於瑤未立時故亡也得全若已及晉陽之圍知伯之死旦暮間耳雖欲別族自免何可及乎說苑貴德篇智襄子燕三卿於藍臺戲韓康子而侮段規智果聞之諫曰云云與晉語知伯國

誅知襄子同則亦訛智伯國爲知果

鮑焦

韓詩外傳一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鮑焦曰吾聞廉者易愧而輕死弃其蔬立槁於洛水之上風俗通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于山中食棗或問之此吾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

墨翟

呂覽貴因篇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貴因也墨子貴義篇公孟子謂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之

喪亦非也（韓非顯學墨者服喪三月）又子墨子謂程子曰（韓詩外傳二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郯之間傾蓋而語終日說苑尊賢家語致思皆作程子 又外傳七南假子過程本子本子爲之烹鱺魚說苑雜言同此程子卽本子是墨翟亦春秋末人可證）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爲不明以鬼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孔子不曰畏天命乎祭神如神在若明鬼之語如巫覡固聖人所不道）又厚葬久喪（呂覽安死篇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容也主人以璵璠收孔子經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經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厚葬非聖人意）重爲棺椁多爲衣衾送死若徒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此足以喪天下又絃歌鼓舞習爲聲樂（此當先非黃帝以來諸聖皇）此足以喪天下又以爲命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不可損益也

爲上者行之不必聽治矣爲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墨翟大畧如此韓愈爲孟子闢之功不在禹下有旨哉其書瀍漫冗複在諸子中最爲下劣愚謂表旣列孟子荀卿於仁人如墨翟當在下愚

禽屈釐

呂覽當染篇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莊子天下篇列子湯問篇俱作禽滑釐又楊朱篇作禽滑釐

我子

見藝文志然此下四人並無事迹班固以其爲墨氏之學等諸孔門之例謬甚

田俅子

呂覽首時篇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如秦藝文志作俅俅鳩字同堯典方鳩僝功說文引作旁逑僝功 韓非有問田篇即此人

隨巢子

隨巢子執無鬼者曰越闌問隨巢曰鬼神之智何如曰聖也越蘭曰治亂由人何謂鬼神耶

胡非子

胡非子修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者非鬭帶見危

冠往見胡非子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鬬而將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胡非子曰吾聞勇有五等云云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說稱善乃辭長劍釋危冠而請為弟子

魏文侯

呂覽舉難篇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擇者欲其博也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讐亦遠矣淮南人間訓解扁為東封上計而入

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韓非難二又爲李兌治中苦陘令上計而入多事正與此同新序二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非所以賀我也此即淮南事

李克

新序四魏文侯弟曰季成又曰翟黃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李克呂覽舉難篇則作季充克對曰君若置相則問樂商與王孫苟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爲不肖翟璜進之樂商爲賢呂覽作樂騰季成進之故相季成按魏世家韓詩外傳三說苑臣

衛篇文侯問相於李克與此論又不同一事傳者而異也韓詩外傳魏文侯問里克曰里李通用呂覽適歲篇仍作李克吳之所以亡者何也里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物疲則怨怨則極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

魏成子

卽文侯所置相說苑臣術作季成子表於第五格復出公季成非也

躬吾君

按趙世家是番吾君此誤

牛畜烈侯官牛畜爲師　荀訢烈侯以爲中尉　徐越爲內史

三人並見趙世家

魯穆公

韓非說林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官於荆犂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遊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荆雖强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孔叢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主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疑爲言之過也

費惠公

說苑尊賢篇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則費之立國卽在哀公孫越後矣孔叢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淸之也故微子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呂覽愼勢篇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楚世家鄒費郯邳者羅鸗也此四小國頃襄王時尙存春秋費爲季氏私邑則惠公者季氏也蘇轍古史云三桓微散沒不復見何所見之粗疏也韓非說林魯季孫新弑

其君吳起仕焉此或費惠公之先世

顏敢

　當爲顏般

王慎　長息

　孟子作王順順愼古同

公明高

　說苑修文篇作公孟子高

嚴仲子

　史記索隱引高誘云嚴遂字仲子按六國表列侯三年

　盜殺韓相俠累韓世家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又

哀侯六年韓嚴弒其君其事隔二十六年史遷初不以韓嚴爲嚴仲子刺客傳亦第言聶政刺殺俠累淮傳首言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則稍誤耳而韓策以俠累爲韓傀又云聶政刺殺韓傀兼中哀侯則幷兩事爲一事又云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蹵哀侯而殪之立以爲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人者是故哀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此亦誤以列侯爲哀侯也鮑彪本改爲列侯吳師道云以爲列侯則又非陽堅爲賊之事愚謂此不必泥韓嚴事索隱引紀年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韓若山立若山卽懿侯也則韓嚴爲韓山堅其非嚴遂明矣通鑑亦以爲疑故於周安王五烈

王五年再書其事然分俠累韓傀爲兩人嚴仲子嚴遂又爲兩人則出肊度而兩失所據傀卽俠累之聲急二字爲一字耳韓非內儲說作韓廆其誤與韓策同又說林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貴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爲嚴氏也又似聶政之事非由嚴遂傳異之辭不可爲信

聶政

韓策聶政陽堅其刺相西周策嚴氏爲賊而陽堅與焉此皆列侯時吳師道以陽堅堅字偶與紀年韓山堅相同乃定以爲哀侯事則愈棼亂不可讀已蘇轍古史云聶政刺俠累

當在哀侯六年是時嚴遂去韓久矣而史書韓嚴弒哀侯者亦春秋趙盾弒君之義也此尤臆說　御覽三百四十三　琴操曰聶政父爲韓王冶劍過期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壯問母知之乃上太山遇仙人學鼓琴以刀內琴中刺韓王

聶政姊

名嫈

孟勝

呂覽上德篇墨者鉅子莊子天下篇以巨子爲聖人　孟勝善荆之陽城君荆罪陽城君收其國孟勝曰吾於陽城君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賢友必不於

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
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弟子徐弱
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孟勝死弟子死之者
百八十三人
徐弱
見上
白圭
呂覽先識曰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留欲之白圭固辭
乘輿而去又之齊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
曰二國者皆將亡所學有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

信盡矣說苑權謀篇作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亡中山齊皆當此韓非內儲下白圭相魏暴譴相韓白圭爲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按呂覽應言篇白圭與惠施相難又與孟子同時魏策又有白珪謂新城君謂魏王曰王不如使人說成陽君則又在魏昭王時去魏惠王時四十年而鄒陽上書云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若非兩人便是鄒陽之誤又孟子白圭自謂其治水勝禹韓非喻老篇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是以無水難則白圭果有治水之名

鄒忌　一

爲齊相封成侯者新序二以鼓琴見齊宣王與史記異

新序誤也齊策又云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按鄒忌爲相久矣田忌又不爲相策誤世家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云云閱齊策作閈按世家又云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騶忌曰不若勿救按其時安得先有鄒忌史之謬如此

孫臏

呂覽不二篇孫臏貴勢高誘曰楚人與史云齊人異

田忌

齊策公孫閈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人卜者亦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又南

梁之難曰忌爲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孫子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爲大事乎田忌曰柰何孫子曰云云若是則齊君可正而成侯可走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按此兩章即一時事也在齊宣王之世三戰三勝者連桂陵馬陵又紀年惠成王十七年齊田期伐我東鄙戰於桂楊我師敗逋即三勝之事蓋田忌於威王時久爲將鄒忌積不相能至宣王即位譖間易入故馬陵之役還師之先姦計遂行孫子之智已料知之故勸其舉大事也若如世家操金卜市田忌襲攻臨淄不勝而奔爲威王三十五年事是奔而復召與

而復走決無是理且孫子勸田忌攻臨淄忌執臣鄧乃不得反國若先攻襲其罪已著孟嘗君傳云襲齊之邊邑宣王又安能復之哉吳師道曰以威王之明成侯公孫閈之詐豈能行其閒史記敘騶忌於齊桓公威王宣王三世皆有不如勿救之言索隱云宣王此時鄒忌死已四年其外謬不待言而明矣說苑尊賢篇田忌去齊走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常欲兼并爲之柰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而反耳齊使田居將臣術篇成侯忌舉田居子爲西河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將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眄子將楚發四封之

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按齊策楚威王戰勝於徐州盼子不用而用申縛即此申孺楚世家又作申紀然迄無使盼子爲將與楚戰事又按世家桓公午五年田臣思曰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之是天以燕於齊也索隱云戰國策作田期思紀年謂之徐州子期蓋即田忌也攷齊策南梁之難田臣思曰夫韓魏之兵未敝而我救之我伐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世家無田臣思以早救爲田忌語故索隱又曰臣思即田忌然策於秦魏伐韓章之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賜我又與桓公午五年事絕相類然子噲讓國上距桓公己六十餘年安待一田臣思終始計畫又其事適相符若此必有一誤而田忌馬陵戰後即出奔至此二十七年則田臣思非田忌也史敘桓公威王宣王三度起兵最謬亂不可讀與其信史毋寧信蘇蘇轍古史云史記滑王

十年全不載伐燕之事今削之桓公五年而收之湣王十年蘇氏是矣

太史儋

史記及神仙傳並云即老子

商鞅

呂覽無義篇公孫鞅詐取公子卬秦惠王立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故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襄庇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卬也吾無道知君高誘曰鞅執公子卬有罪於魏據此言之復歸魏妄矣戰國策曰鞅欲歸魏秦人曰商君之法急不復出也惠王得而車裂之按商君列傳所敘自相乖繆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弗納去之魏夫無驗而不舍豈能無驗而出關哉鹽鐵論商君困於彭池則盤桓觀望皆在崤黽間耳歸魏之說信妄

申子

申不害也韓非內儲上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欲疑己外市也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韓策一作趙卓韓鼂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又外儲右上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從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淮南泰族訓申子之三符殆如韓非所稱者是耶

說苑指武篇吳起爲楚宛守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爲宛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爲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爲之也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且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且待夫子也按史敘吳起人楚後事殊疎畧此可以補其缺又權謀篇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

此門韓世家有之淮南道應訓作屈宜若注屈宜若楚大夫亡在韓者也

鐸椒

經典敘錄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

鄭敖子華

楚策莫敖子華對楚威王一本訛鄭爲鄭

史舉

楚策范環曰甘茂傳作范蜎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知事君小不知處世以苛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按魏策史舉非犀首於王前或是一人

閭邱光

光應爲先生之誤說苑善說篇齊宣王獵於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若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復賜父老無繇役父老皆拜閭邱先生不拜對曰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可以少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以少得富焉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臣可少得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繇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

閭邱卬

新序五齊有閭邱卬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年尙稚未可也閭邱卬對曰不然昔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項橐事見秦策未知其爲秦人否也由此觀之卬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

顏歜

齊策作顏斶

王升

齊策作王斗吳思道曰一本標文樞鏡要作王升是與表合也說苑尊賢篇子旄侍宣王與王升語同

尹文子

呂覽正名篇尹文見齊王高誘曰齊人作名書一篇在公孫龍前公孫龍稱之說苑君道篇尹文對齊宣王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按藝文志云說齊宣王呂覽云齊湣王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故尹子問其故而王無以應則以爲湣王當是繼事二王耳莊子天下篇宋鈃尹文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列子黃帝篇尹生從列子居日章戴有請於子張湛曰章戴尹生名

羣輔錄列爲三墨之一然韓非顯學不以爲墨家御覽五百七十八引琴操又有其思苹子之友尹文子

番君

此當是前番吾君錯脫於此吳芮爲番君又在後非也

唐易子

韓非外儲說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愼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敬周子廩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

如耳

韓非內儲上衞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愛重

以璽已也乃責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秦策秦昭王謂左右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之賢按魏齊相魏則如耳其時相韓也

西周武公

見楚世家徐廣曰定王之曾孫西周惠公之子亦見周本紀呂覽貴本篇周武君使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僵令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爲死也周以爲不信因厚罪之

陳軫

韓非說林陳軫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

樹之即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則毋生楊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按魏策以爲惠施謂田需

占尹

當是楚詞卜居之鄭詹尹

任鄙

穰侯舉爲漢中守范雎傳云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秦策三但言烏獲爲是任鄙亦昭王時人范雎何爲稱之

韓非守道治世之臣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

公羊子

桓六年子同生傳稱子公羊子何休隱二年傳注云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始記於竹帛則漢時出傳又其門人小子所述宜訛謬雜語

穀梁子

名赤論衡案書篇作穀梁寘經典敘錄七錄云名淑字元始桓譚新論云左氏傳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作春秋殘畧多有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失本事　按傳經大師而其名異同不一則著於竹帛之文可知已

告子

墨翟公孟篇二三子復於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

惡請弃之子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今告子言談甚辨言仁義而不吾毀告子毀猶愈亡也按告子墨翟同時則孟子所稱者蓋辭而闢之非同時問答趙岐云名不害意謂即是浩生不害非也浩生不害則當孟子世

樂正子

列子仲尼篇樂正子輿曰公孫龍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按樂正氏爲八儒之一此斥公孫龍者疑即孟子弟子

高子

絲衣序毛公引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韓詩外傳二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衞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又與孟子論小弁之詩其人葢治詩者經典序錄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又四年公羊傳亦引高子語

仲梁子

韓非顯學有仲良氏之儒毛傳引其語鄭志答張逸云仲梁子先師魯人在毛公前按其人葢傳詩者

孔穿

字子高呂覽淫辭篇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

深而辨至於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辨孔叢公孫龍篇作藏三耳牙是耳之誤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明日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辨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辨孔叢云其人理勝於辭也辭勝於理又儒服篇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過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答曰士之相信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拒而不告攝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覿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義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已弗獲已矣若夫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為也

王歜

說苑立節篇與此同田單傳作王蠋

燕昭王

吕覽行論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以從言齊王殺之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興事而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齊也使受命矣凡繇爭之曰松下亂先君以不安棄羣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齊者力不足也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先君王曰然則若何凡繇對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盡寡人之罪也敝邑之擇人不謹願得變更

請罪使者行至齊齊王方大飲令使者進報使者言燕主之甚恐懼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實因乃發小使以反今燕王復舍此濟上之所以敗齊國以虛也新序三田單患樂毅善用兵田單不能詐也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通鑑赧王三十六年樂毅圍二邑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燕昭王田樂毅智謀過人伐齊呼吸之間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威兵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今齊人已服所以未發者以其妻子在燕故也且齊多美女又將忘其妻子願王圖之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而讓之曰先王舉國以禮賢者非貪土地以遺子孫也遭所傳德薄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王無道乘孤國之亂以害先王寡人統位痛之入骨故廣延羣臣外招賓客以求報讎其有成功者尚欲與之同其燕國今樂君親為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讎齊國固樂君所有非燕之所得也樂君若

能有齊與燕並爲列國結歡同好以抗諸侯之難燕國之福寡人之願也汝何敢言此乃斬之賜樂毅妻以后服賜其子以公子之服輅車乘馬後屬百兩遣國相奉而致之樂毅立樂毅爲齊王樂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

郭隗

說苑君道篇隗所言四臣實帝王之世範也史遷侯之非也

白起

趙策作公孫起秦策秦惠公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寡人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此別一人非武安君白起

按商鞅白起之徒不入誅下愚己爲幸矣猶列高第[illegible]之義安在

田單

史記僅敘其守即墨破騎劫事所謂潰倒不完也以後事詳齊策又趙策惠文王請為將又留相趙馬驩為其降趙非也如孟嘗之相秦耳張晏注田單本在第五等今在四等非原第也

趙奢

秦策六趙奢鮑佞將史記無鮑佞名

縮高

魏策四安陵人縮高

公孫弘

齊策為孟嘗君使秦亦見呂覽不侵篇中山策又有公

孫弘與司馬喜爲難疑非一人也韓非說林公孫弘斷髮爲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爲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頭而爲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按此公孫喜爲韓將周策所謂敗韓魏殺犀武犀武卽喜也

侯嬴

以信陵君之賢猶闇於虞卿侯嬴發其愧心信矣其有道也

平原君

孔叢曰子高以爲趙平原君伯世之士惜其不遇時也其子子順以爲哀世之好事公子無伯相之才也申叔問子順曰子之家公有道先生既論之矣今子易之是

非焉在答曰言貴盡心亦各其所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者裁之

毛遂

平原君之約楚無濟於事毛生一行之後亦無他事可問幸哉

蒙恬

淮南人間訓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將築修城

韓非

忠異鄭國智謝尉繚慘毀之術自殺其身不當在第四

燕將渠

諫燕王喜伐趙見燕世家

樂閒

燕策王喜不用樂閒言使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閒入趙燕王以書謝樂閒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按策上文樂乘是趙將而與樂閒同連殆誤也趙者傳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樂乘而問之王惠文王也樂乘之爲趙將久矣趙世家孝成王八年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而廉頗破栗腹在孝成王十五年樂毅列傳則云

擒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彼以樂乘爲燕將燕世家又趙使廉頗擊破栗腹於鄗破卿秦樂乘於代夫鄗與代兩處相距甚遠燕旣以一軍入趙腹一軍侵趙邊廉頗豈能以一將分應二處是別使樂乘應之者無疑頗傳只云大破燕軍於鄗而趙世家樂乘應之者無疑頗傳只云大破燕軍於鄗而趙世家、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毅爲武襄君蓋亦錄其遇慶秦之功也至樂閒奔趙則與燕世家並無異辭趙世家乃云破殺栗腹虜慶秦樂閒閒又不云爲將而被虜牴牾若此棼如亂絲疎如敗網可歎也

高漸離

淮南泰族訓荊軻而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聞者莫不瞋目裂眦髮植穿冠劉子玄史通識班表云其敘耆文之臣佐也舟之僑爲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爲下其述燕丹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荊軻亞之秦武陽居末自注云舟之僑在第三等陽處武在第四等士會在第五等高漸離在第五等荊軻在第六等秦武陽在第七等今本陽處文舟之僑俱在第三高漸乃侵第四荊軻第五秦武陽第六並誤移一格也當以劉氏所見本爲是然三人優劣表於此偶然不爽而復有橫議則厭衆心固難也

漢書疏證卷八

浙江書局刊

張大昌校

楊振鎬校

丁立誠校